

# 雨街手稿

憶亡友世泰兄

舒笛

再度搬回雨街，住進了面對整個校園的宿舍，是初初入秋的時候。向晚的風拂起沁人的涼意，也搖响那一直十分熟稔的樹葉所擺奏出的雨聲，我習慣性地又隨着雨聲立在陽台，那種久別重逢的情懷將我牢牢的鎖。我睇望着黝暗中校園建築的輪廓，所有的景物依舊，遞換的只是那些來來去去的人；如今，自己也是即將賦別的人了。

可是，又有誰會相信甫自雨街離去的你，竟會是今夏裡一則早夭的事故，一撒手就這麼棄盡了雨街的老友。

那一夜，我在華崗邊側的墓園，覽視整個台北的繽紛，爲那麼一幅星光滿地的景緻扣引了無邊的美感。登高的涼意在草坪坡地的上空瀰漫，夜是靜寂無語的。我怎麼也不會想到，那一刻有人來訪，留下了你亡故訊息的紙條。我回去的時候已晚，車人稀落，開門即見桌上的字條，那逝光的會是年輕的你嗎？

結果，黃在深夜的電話裡告訴我你真的去了，留給我整晚奔湧的記憶。第二天，我去了風城，帶



去你亡故的消息給冠東，老莊與芳淑；他們身在風城，却難以想到那一刻中故人也回歸風城，躺成不再嬾替的姿態。而那在雨街校園裡蹣跚而行的熟稔身影，從此，真的會淪於我們的記憶中，永遠自眼裡逸杳麼？

彷彿在暗夜裡看見你走在路燈別亮的百米道，向着校門口公車站牌走去；那些夜深時方自刊物編輯室中走出一群，仍然在假期末學期初的夜闌，將聲音填滿靜寂的校園。我記得那些忙碌疲憊的日子，記得當時的種種，存留於記憶的閘中；而今，因着你的故去，有了徹夜的洩洪。

我想起了你臨畢業的前一天，我在川堂前遇見你和全湖等人，在校園拍攝留念，似乎那是見你的最後一面了；再見你時，竟然面對着高懸靈堂的學士照，看見你那倦怠的神情，以及你二哥那種在校時我所不會見過的傷懷，我真的不知如何啓齒。

你出殯的那天，我再度去了風城；你可知道往昔一起在編輯室工作的伙伴，假期中遠自各個角落奔來？那一刻，不再有相聚時的喧鬧，替代的是追思的長懷無語。我感到眼眶濕熱的時候，是在全湖談及他在南部的醫院照顧你生病時的情形，無助地眼看著你逐漸嚴重的趨向死亡。

黃叮嚀我下山時別忘了在你墓前代她問你，她曾經爲你誦經禱告，不知你可聽到否？我答應過我會的，結果下山的那天值逢畢莉颱風的過境，我在風止後山路的崩塌與泥濘中趕回風城已是夜臨時分了，而後直接搭車趕回台北，沒能去你墓前祭拜。且讓我們一直心繫的北青出刊後，偕同大家去你的墓前爲你焚寄北青，也焚寄我這篇萬端雜感下不知所云的手稿。你說呢？

呵，風起，微雨，再搬回雨街的第四天終於又尋回濛雨的窗景。你曾經在這樣的氣候中來訪，在斗室裡與我長談；如今，我却只能在如是的時候裡於記憶中回訪了。